四庫全書

子部

榕壇問業卷五

明 黄道周 撰

閏月二日郡中試事尚未畢諸友懇至講壇數辭不已因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為義洪兆雲琦黄介俶居禎張鷁士謹張非熊應熊張漢徵堪新下問而孟實太文明師而遠峻人非具與蓮石星興公枕石諸賢以家務先後不值其因發題次謂唐君瓚

瑒君璋璟云某性最下劣於斯道全未理會只是束髮來於今三十年每年反覆心地上覺自不同如論學問則消散大半不知是進是退大約於知好樂三字聊稍分明君璋云知好樂不同光景現前可證豈消三十年磨勘耶某云正恐百年磨勘不來於是諸賢將有所請某云且自推演見到不同處自然有契再舉一義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君璋云此於中庸中何等要義其云是中庸第一要義林朋夔在坐因云既說中庸如何

又說鬼神來其云不是此兩字不知多少覇人㨂賢壯
聖如何熨貼得他且是一箇别無兩家天人路頭有立
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君瑋再問其云只在中庸首
章精魄動靜一一分明初六日諸友徵文已就只四十
八人洪兆雲涂爾虞游鱗長柯魯生盧孝登陳非魚黄
共爾郭受子唐君瑋林非著唐偉倫吕而德謝爾剡張
子京謝有懐蔣仲旭王千里張鎮樸魏秉德黄介俶劉
膚穆皆作轉法於此道中得無盡義許二懋朱君薦鄭

孟儲張師乂林朋夔唐伯玉吳雲赤唐君瓚黄君琬張非熊羅期生洪尊光蘇伯韡朱季乂侯晉水張昺之謝爾載劉賡美鄭兆中楊玉宸王豐功張漢徵皆作進義於致知處得無盡法王元槐瑶問此兩義何者最實具云亦無分别作轉法者於宇宙間精神心力一齊卷動看世上淺物都深麤物都微糟粕醪醇俱有精意所以遇物觸事領略不同雖不指出知體畢竟是靈明所透猶看海水者不道日月耳作知字進法者於吾心中法

力光明一齊通透看世上淺物都深麤物都微腐朽神奇同此妙理所以反念冥觀攔截不住雖實指出知字畢竟是領妙無窮猶覩日月者之稱溯汐耳在夫子身上不厭不倦憤樂相宜豈有初終之别然如此事不是實入其中都夢說不得譬如文藝不是一做再做領略不出也

巽日許二懋問聖人之教因地豎義曰興立成則於詩禮樂曰志據依游則於道德仁藝此知好樂不審果何

所指夫子生平常說仁智知之是智好且樂者是仁想夫子是說仁智而已某云公西華看不厭倦亦是此意却是指出仁智精神不是指出仁智本事也二懋云夫子既不明指示人後人無可把捉則不得不就學竪義就學竪義則詩書禮樂道徳仁藝都在其中了某云道藝有盡精神無窮仁聖是不厭倦做的不厭倦不是仁聖做的也只曉得知好樂中間意思不同是人是物是理是義都不消分别了夫子生平說及博學便道是

射御聽琴觀噐反説是聖神玅理再不要於之者中間興雲起霧只信裏面意量無窮耳

柯魯生云聖門喫緊只在知上到頭樂地只是完滿此知從知到樂只是夫子領出自家本分到樂時亦無住法耶棊云此義講之已熟如夫子説過此未之或知孟子説不知舞蹈到樂時無有了境亦寧有别副精神壓倒樂上耶

盧孝登問此知是本來之知抑窮理之知如本來者則

不學之知即爲舞蹈何須樂作轉步如窮理者則不改之樂只在如愚何消知作關頭想此知亦非發慧偶嘗此樂亦豈層歷所到其云此事只須湛浸切勿揣摩古人嘗云三年口不敢談利害不敢言是非又三年口更言利害更談是非又說忘仁義禮樂雖是外道到是讀書人真消息天下容有聖人隳體黜聰決無賢者膠新滯故如是本來之知不消轉步則周孔寤寐只是孩提如云不改之樂不消破關則伊尹耕莘了無道義否人

本來是本精微而來不是本渾沌而來如本渾沌而來只是一塊血肉豈有聰明闊竅如本精微而來任是死去生還也要窮理讀書夫子自家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說不知老之將至一語下頭有此三轉如是為人自然要盡人道如是好學自然要盡學理孟子說盡其心者只是此心難盡每事只領三分知不到好好不到樂雖有十分意量亦只是二三分精神精神不到滿天明月亦是襆被度身意量欲窮四處雷霆自有一天風

雨切勿說雲散家家春來樹樹也
唐偉倫問如此看則致知之義深於良知樂天之義齊於好學見今世達人皆尊自然而下窮理古來有道者皆遺好學而貴樂天何耶某云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樂天不從好學此樂竟從何來如良知不繇致知此良究竟何至良有三訓良言善也言常也言小頃也言善者從繼善來所稱柔順利貞者是言常者猶稱良常所謂厥有恒性者是言小頃者

猶稱良久良巳所謂乍見夜氣者是其言自然者不過不學不慮一段而已亦是不學不慮而良不是不學不慮纔訓作良也人讀書都要讀其易者難處放過如生成瀟灑者頑皮無礙問他所知所好所樂中間開放果是何物亦復茫然晉人道解飲者自知飲趣如不解飲者聞酒輒醉豈亦復領醉趣耶偉倫云如此則知如知味之知好如好好色之好樂如在中之樂只是自家領略如何度得別人其云只指出此法人人自知自家認得

是學大家認得是道勿復問人此中是何學何道也

劉屏美云此章極是關鍵如夫子說出自家像讚盡出自家神明如吾十有五章十年一轉每轉十年只是這副精神緜生入化未審不惑知命時可便到樂田地不也其云曲肱疏水此事豈判十年聞道有得還是少時最穎四五十來只是悲憫念多浩落致少矣聖賢精神深微變化故有唱不若歎歎不若泣者羅近溪先生少年穎悟謂孔顏只是箇樂如此看榮啟期林類豈不賢

於閔冉耶賡美云亦只是此不如光景前後環生到處自得其不可知處正如百尺橦竿坐盤起舞也某云正是孟子最善看書說深造逢源生惡可已正從此處得來嚮來王豐功最得此意鄭孟儲已曾到此諸多得者但談之不透耳賡美又云前日對張德聲問數之字今日對許二楙問數者字都不實指只惝怳說去如在聖門豈有此等言教某云精神為聖心力為仁屢屢言話此是詩書禮樂之所包胎道德仁藝之所抽暢為何看

他惝怳劉賡美云嚮偶見江右艾生評文云聖人立言不附禮樂刑政不附理數帝王而深徹於數與學者唯吾夫子能之似以此處微言只是性學也甚云性道與仁如何言說鼓舞不倦只是文章孟子亦說樂善不倦古今多少聖賢不敢於江漢源頭酣歌鼓掌奈何動指蚤虱以爲車輪也

鄭孟儲又問昔人要尋孔顔樂處今人輙謂樂亦非止處孟子説聖不可知繫傳説未之或知於此處可亦有

進否某云如說進者不知老之將至便進於忘憂如不說進者樂水樂山豈淺於觀魚濠上耶

侯晉水亦問孔顏只是箇樂然說樂之者中間明明有箇種子不是光光樂趣但說知不如好好不如樂有何意義某云明是如此此等心眼要在知處打開前日諸賢都問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中間實指何物某亦未嘗分註子貢有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既有好古敏求四字豈患空歧錯下心目晉水

又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是進法抑是轉法抑是論心地不同堦級難越也某云夫子立言隨光所映受者自人引者自我合看是道分看是學有此兩章使一世淺人都深麤人都細鞭後牽前使捷足兒無復跕脚之地勿復比青配白看朱成碧也

楊玉宸云孔顏得力發憤忘食是何事欲罷不能又是何事不過此一點知光包天栝地自家本性與萬物相

盪併力起上敎休不休工夫淨時覺日朗天空任飛任躍無論斂求博約俱著不得自有一段活潑潑地孟子説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正是知至的光景今人不識致知入門空把孔顏樂處處貼商量無論拾級循途不得即兀坐静參亦不得也其云如賢説都不須疑難昔湖州問程叔子直以誠正立論於此知字尚隔一層伯子見濂溪重證所樂亦未嘗一日道破今日説是性光無量與萬物相映從此更尋實義不落慧空始信曲肱疏

食不是黄蘗數根弄月吟風亦不在頭巾話下也

謝爾載云大家說此知字未曾分明說此樂字枉成活潑想箇中消息候至自迎學人只應循序漸進寧為其難勿為其易纔可與談學問之要語性情之微耳其云累日來都是此說不須疑難於是諸賢豁然復尋前日不厭之說

又異日多以鬼神為問者其云夫子已對宰我說明一部中庸只有誠明兩字誠明之道聽不以耳視不以目

千百手眼只是獨知能覩能聞果是何物只為人要說鬼神纔以誠字替他不圖已說誠字今又紛紛要道鬼神也

呂而德云孔子有言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鬼神即是氣魄又說體魄在下其氣在上如此鬼神判然兩物合之則生離之則死如何專指微顯之間某云不識生死只看夢覺不識鬼神只看心目離合屈伸千倍分明而德又云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似世間別有鬼神尭

夫謂一念未起鬼神莫知似鬼神判然身外與禮記中庸之言何者最合其云合則都合離則都離不貴衆見只貴獨知

吳共玉問人心自有鬼神則齊明盛服就是鬼神情狀何消指出祭祀一條若祭祀是爲世人說法則郊社禘嘗如何是聖賢妙旨其云此處切勿粗看中庸一書只此兩字日用飲食無人味嚼試問天命兩字如何是命之於天率性兩字如何是率之於人天人中間承接一

路有覺有知果是何物從此推求覺造化之跡二氣良能皆是誤認了何況世人繪空畫影也

羅期生云書言周公多才多藝能事鬼神鬼神如在人心要此才藝何事且如鬼神流行空際亦與才藝何涉某云此則不知有無但人如曾子始於空中見得十手十目人如仲尼始於黙地認得多見多聞如不是周公如何得與鬼神合德郭受子云如此得無戲論中庸不過要人修身纔把齊明盛服四字指出修身要領如論

語說正衣冠尊瞻視儼然如神此與志氣清明亦無二義㮣云如此則近著這邊

陳非熊云如此則是人自為鬼神也如何說是使天下之人㮣云人自為鬼神只是使却一人天下共一鬼神便使却天下之人了非熊又云人身具精氣神精氣既以為物則神何所麗離了精氣變為游魂則鬼神且無精氣何以使人㮣云此則未解且問唐君瑋楊玉宸去也非熊嚮問君瑋君瑋云夫子前日答蔣仲旭云山川

不變雲雨時與人與鬼神同是一物言下了然何須復疑中庸兩篇三說微顯首以天命終以天載此以鬼神外此無有也天人相接只是一路性命之際聽覩玄微通書以誠通誠復為知幾西銘以不愧屋漏為無忝莊周以虛室生白為吉祥武公以灑掃庭内為奏格如此鬼神豈關魂氣間事又問玉宸玉宸云鬼神即天命體物不可遺即須臾不可離不見不聞即不睹聞齊明盛服即是戒慎恐懼工夫中庸要說誠者天之道誠之者

人之道恐人忒離了中間指出鬼神淺淺在人心目使隱怪收其伎倆小人吐其精誠所以下章説如神無疑都是此日用道理飲食知味説非禮勿動先敬先信都是此齊明盛服指掌淵源如説鬼神繇齊明而生齊明與鬼神映現猶是取燈寫影得人物意不盡精微也

張非熊云熊亦見得舜文武周皆是齊明之人奏格篤恭都是齊明之事但不知齊明盛服算得未發大本抑看作已發達道耳其云此處喜怒哀樂都無著處直是

撓搏天地屈伸萬物宇宙形聲一出一歸了無覓處算
作陰陽頭腦極處藏身非熊又云造化之迹迹字當作
何解其云既是迹字何須解他二義已明於是諸賢更
端復問

謝有懷因問古今道統見知聞知薪盡火傳豈有他屬
乃孟子稱堯舜見知獨舉禹臯不及稷契見湯獨推尹
朱見文獨推呂散餘無及焉何也其云二典詳於禹臯
自然以禹臯稱首簡舉成文尹朱而下亦互包得去何

消疑他有懷云孟子自任見知抑是聞知五百前後共推兩人到伊身上反成獨力是何意思某云古人觀察極是分明孟子前頭既有顏曾後來不數韓董居數甚近獨立難扶看他無有兩歎如一結識斷了五百路頭極是可怪漢人盛推董生去孟子時正五百年耳荀卿前頭亦自依附孔子却無人推他譬如一歲堯舜是春湯夏文秋仲尼是冬孟如秦人冬後置閏既是閏月不成中氣二千一百六十年間於二氣運中合成閏候所

以孟老望之慨然獲麟於今又二千一百餘年五百氣
殊見聞雜出孟氏讖後無人因承則亦付之夢夢而已
切勿談此恐門外笑人也有懷云王通去董子猶董子
之去孟子今日之去元公猶元公之去王通也何謂不
得因承其謂人只要實見實聞不要自家創造亦不要
依傍他人我輩只是瞻禮日月安得望氣推星
洪兆雲問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是曾子見知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是孟子聞知元公說明通公溥似說恐曾之

道明誠而已程朱後來只說和說敬豈是開見不同抑是悟頭頓別某云只是數字躬體力行無非一處切勿道是介陌畫阡南門北戶也

張師又云吾人立身以孝為本體順而行無甚梗礙然如幾諫一事便是格手不易完全某云為何想他師又云夫子亦言當不義則不可不爭爭之與幾已差池數里幾尚有怨有勞爭則安得無勞無怨如為人臣子若口盡言反來猜逐豈是道有未盡抑有命存與某云對

臣子言自然是道有未盡師又云盡道當是如何某云夫子說明只是敬漢人常說孝生於敬延叔堅是東漢名儒言仁生於孝蔡鄭諸賢各舉為篤論孝能生仁有子已嘗談之敬能生孝自是臨深履薄上事人知其本於曾子不知是論語中常談也新臺二子三閭大夫都是敬身未至何命之有

蘇伯韡問曾子云孝者所以事君又曰事君不忠非孝其告子夏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親可諫有君可論

是為至樂與日齊聘為卿却而不就曰吾不遠親而為人役魯君使人致邑反復不取曰受人者常畏人聖賢言行各有至情理同跡異何以如此其云未嘗見曾子不知其故言下泫然

伯鮮又問夫子治魯三月之間讓畔別塗羔豚不飾齊歸侵疆許大作用何為不能使當宁聽政權相卻樂豈機權不同抑行止繇天耶其云此亦不知一假司寇作真宰相難恠人眼不熱幸是季氏相知如遇別人橫招

大禍也伯𩀱云何便至此其云趙汝愚朱晦庵現前可見放下勿談

黄介俶問上智下愚同是一性如何便說不移豈是教為中人而設性亦為中人而命耶如說性有智愚應是命無繼善夫子說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此豈是習能移性性不能移習耶不知不移兩字從那裏說其云益之為言遷善改過上知下愚俱是積習所成積習既成遷改不動如他性初何曽有上智下愚之别切勿如程

伯子所云氣質不同變化未易也

䰟秉德問求放心孟子云求則得之又云弗思耳矣求可即是思不易曰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分明恐思亦有坐馳了此思不思間如何得存養下手某云此亦嘗講過易曰咸其脢无悔咸其腓凶此動而不動處是神明後堂此不動而動處是雞犬下路也秉德云此位果在何處如在腔子裏容易走作如在宙合中何消收拾他某云宙合中亦要管腔子裏亦要看集義

所生豈有不見身人便成登格耶

王豐功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洪範云言從作乂曾南豐云若千里之外應之此解可互叅不棊云言如引頭行如走路聖賢經書只為吾人開道著作輜重不過是跟脚後來中間躬行有何言說切勿為歧談所引又問幾事不密則害成信如此說只宜躡足附耳圖于深宮了洪範說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如許明目張膽想是文理密察之密與退藏之密意思不同也棊云賢都看得

好荀卿云大周生大明董生云治身莫若幽都有弊病以此見賢意識遠於荀董

某因問諸賢居平亦曾流覽圖書不林朋蘷云亦曾看過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本義謂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方者一而圍四闕子明謂數兆於一一未可用生於二成於三二三為五五為參兩蘇子瞻云天一天三天五之謂參地二地四之謂兩一三五依而為九二四依而為六是為倚數三說紛如孰為當乎某云本義自

是漢唐舊說是氣象初生之本千古聖賢尋繹不盡只
方圓象器研索難窮窮得此事天下亦無復難事了朋
蘷云子明子瞻可曾窮得不其云子明占驗極精子瞻
神識夐異然於此事實未分明周公本著立器因表測
象始定方圓凖於土圭八八之中倍周其廓百二十八
以為方始再矩復方而卦象咸備凡百二十八四周之
數五百一十二以七分之每分七十有三去七不用刓
而圓之三百六十以五分之各得七十二去兩存參則

二百一十有六去叅存兩則一百四十有四因廓為徑存八則象盈去八則氣虚因徑為規視朞則徵饒視象則徵縮皆前叅則後兩前兩則後叅夏至日晷二百一十有六冬至日晷一百四十有四北極出地三十有四下距南極二百一十有六南極入地三十有四上減天平一百四十有四皆以天表凖於土中叅兩倚數備於此矣子明子瞻想亦備見此意只從原始上説出一端含吐未明又把著義為圖書所混耳著法主七象法主

八兩體不用而用九六以蓍揲之三四之餘以為四九三八之餘以為四六兩四一八其餘四八兩八一四其餘四七是為參兩之始兆數未明兩卦互藏而數義始著矣今為一法簡易直捷以三命陽以兩命陰三三為乾三兩為坤二兩一三以索三陽二三一兩以索三陰九六七八其義易尋概名月分通為周甲參兩倚數一覽燦然耳朋夔云是則為布蓍求卦之法如何以徑捽方圓便盡變化行鬼神之道某云鬼神精魄其大小幽

明盡在日月徑牵方圓正是天地日月開人神智人於此處看得分明世上更無不明之事圓神方知明明示人如何又說此義未盡乎朋夔云如此則闕蘇神識有所不到如何每常推他某云前輩讀書雖有偏全終無

卤莽

洪尊光又問典謨之亂不錄齊桓五命之辭而載秦穆還殽之誓王幽而外既存桓叔朱襮之章又詳寺人白顛之作聖人所學何事疑玄某云自是風聲不同氣象

先見如季子誦秦以為夏聲豈亦識耶其小年時作此論令多談者殊不要切耳尊先又問詩有商頌不及夏聲豈九德候人破斧諸歌都無足録與又詩有五際謂大明在亥四牡在寅嘉魚在巳鴻鴈在申天保在卯祈父在酉采芑在午如此七際果何所據其云七十二緯無復存書鑿度魚龍不含神霧誰復辨此者嚮日張鎮樸屢問四始亦欲鉤人出緯耳其實未讀緯書何繇辨此端的蚕歲作易雜圖嘗一尋究今諸賢已寘為啞鐘

如何更䰍臭腐以為神竒尊先云不問精詳且粗問大意如何是四始五際其云周自文武至宣平兩雅大小百有五篇諸王所歴三百八十四歳約九十歳以為一始七十三歳以為一際小雅自鹿鳴至無羊三十篇亡詩有六古人以此列于大雅之首大抵戰國誦詩之士曲學阿秦以大明當亥為秦人改元之始十月司歳也漢髙登極亦歳在已亥丙寅為居攝之元年已巳為新室之元年東漢腐生又附此說為桀莽之佐故云大明

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以從新莽更革漢室耳然光武建元歲在乙酉只當革政之年高祖興師并直午亥之際鴻鴈祈父非為興由而讖緯之隆萃于後漢權位所藉長呼多風不可奪也尊光云如此則緯書盡是謬妄如何漢儒以誣孔子其云聖門原有此說微言既絕至道難聞不知當時分派五際果何終始決不自小雅前頭二十五篇之内耳

謝爾剴問二南雅頌為樂章諸國風不被之樂然季札

觀樂備歌諸風史記詩三百五篇夫子皆絃歌之以合作者又似凡詩皆可入樂鄭夾漈論孔子删詩只取其聲諸國各具一音唯邶鄘衛三國相近聲音易混故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此義如何其云歌風何獨季札自子產子太叔諸賢皆歌鄭志原憲商頌發于匡床何獨仲尼乎夫子撇環以來備審衆音於理亦然聲有貞淫理關邪正水土天時通於律龔另是素王一番政令非復學士所窺如說邶鄘衛三國相近聲音易混纔須亟

正此則不然魯衛兄弟之國詩書相及書中費誓只是一篇酒誥并及三等詩中閟宮稱頌邶鄘又列三國不是至道再煩必是沫土難變也

朱季乂又引魏祖所駁牛弘噓灰和猛之説疑測律不須候氣都説得是只於製律損益處尚未究心耳

蔣仲炟問禘自既灌夫子便不欲觀程子謂成王賜之伯禽受之皆非禮也然吕氏春秋稱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王使史角報之使成王已賜則惠公又何請

耶祭統稱成王康王賜魯重祭如成王既賜康王又何
加焉詩稱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僖三十一年書四卜郊
則此郊廟自僖始耶其云程子說得是祭統諸書所載
不誣當惠公初年幽平搆亂晉鄭兩侯實夾輔周未有
殊禮鄭人取鄶天子不討已為大賚及後文公再定王
國請隧不許天子猶以大物未改為辭豈有惠公無故
專請大祀之理大抵成康所賜既非常典白牡騂剛亦
非創事每郊必卜每禘必請自是故府所存禮不敢越

隱公既以攝位賑於鍾巫桓公又以弒立不書即位享祀不懈非僖而何四卜不從難可稱頌承祀叶典必在初年又奚疑乎仲旭云如是禮者夫子何為說不欲觀傳記又云孔子言杞之郊也杞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想周人既以后稷配天則魯人不應以后稷郊祀了其云魯人亦避后稷配天之文不歌思文而頌侐宮既與明堂異制又以姜嫄為始以上酬大功下長侯伯雖夷戎諸醜聞上辛郊禘不敢執其大夫

如何若要駁他仲旭云如此則夫子何不欲觀其云此義既自難明人事不同禮樂亦異俯仰之間真難為著眼耳

游鱗長問春秋內中國而外夷狄至邲之戰不與晉而與楚黃池之會始進吳子然則夷固可主華盟歟自春秋而後吳楚之力雄于天下文物遞盛施及于今夫子豈知異日吳越方幅楚漢之事歟其云吳楚稱王不是夫子誰敢黜他北之有戎南之有夷習見則狎遠聞則

怪盟戎於唐會戎於潛不見深譏郯戰右楚黄池與吴又何遽異乎天下甚小一王甚大須知吴楚時候稱人稱子下筆甚難

吴雲赤問蒯聵輒之事一經子貢品題業有定案正名之論對子路發抒未有分張子郢既無立理衛輒又無讓情若要正名作何分曉其云春秋於蒯聵之出兩書世子論語在靈公之時屢稱無道世子自是當立無道有何足依蒯聵以父在不抗靈公衛輒豈得以祖亡復抗

蒯聵蒯聵居戚一十二年衛輙歲時何以動問止於此處想極難通何必避位郊迎乃稱合禮乎雲赤云蒯聵若為趙鞅所立難道此名便正某云石曼姑若殺蒯聵難道衛輙無子弑父之名人至拒父何知有祖隨他不正切勿復談

張昴之問星官之說有傳說虎賁倖臣謁者柱史九卿司空軒轅分野之義有晉鄭燕韓趙魏河内中山如今閩粤亦隷牛女此是歷代畫蛇抑是馮相所辨且如周

官保章辨别州土至于藪澤六畜男女無一不詳何獨不詳星野所屬僧一行云星土以精氣相屬不拘于方隅分野以山河為界不係於都邑是否其云此說闡于左氏皆以始封之國更命日月太歲所在主其祭祀如自戰國以來日月屢更卜象異食顓頊太皡豈復安存且如今日天下一家分為兩京離為十五豈有戰爭豎劃異道必如易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則蒼龍東首白虎西尾今已冬夏跨其中腰何遽定乎其前于雜圖中

亦嘗約略光氣別其晨昏欲歷攷祲祥以著其驗未之能耳昜之云春秋不著灾應漢祖入關五星聚井應在三月而史書誤為十月算歷之家日無比蝕而漢唐所載比食者二陰霾風雨百里差殊而或以日食晦明禍分内外豈是習揣傅訛抑是文勝則史其云若論經常則宇宙之内何物不有若論經怪則戒慎恐懼豈屬妖祥亦只得現前自參學究而已

張鎮樸問律呂相生只可順成自子而丑遞損遞益至

六而極十二而反如何又要隔八相生使陰陽易位昭穆不倫其云娶妻生子是古人常談陽不易位而陰者改姓關雎鵲巢萬物所開何疑及此若要順看只從黃鍾八十一分遞損到無射四十四分六釐從應鍾四十二分六釐遞益到大吕七十五分一釐陽順陰逆兩路分明豈有纖毫紕漏韶年看書再不要潦草自著意見如司馬遷者聖人而下有其聰明豈為淮南所誤瞿微君及李文利諸賢都未深解此意而過為結撰徒傷作

者之心京房自仲呂而下復生六十律已自精微萬寶常復為蛇足讀書之道至漢而盛亦至漢而絕其自束髮時常推演李書本三寸九分之說至廿四五歲纔知其誤至四十歲纔知其合離合之故各自不同此道須研心静息尊古反始非聲氣載籍所得呼動也

唐君瓚問井田之制三代通行東遷而下經界遂衰夫子相魯三月不變丘甲王半山纔要舉行遂復敗了豈是時勢不同抑是法度未審其説此事談者已多封建

既殊井田豈可復設程子說有關雎麟趾之意纔可行周官之法度譬如州縣爭一界限十年不明何況清釐千家破産仲尼不變丘甲子産只治洫伍得其大意使都鄙里甲井然有條歲時攷核別其良楛自然催徵不煩辭訟都掃禮樂易興盜賊不犯賢者三年聖人朞月不為誣也

君瓚又問嚮張鎮樸問京房變律儒者以為無用何故說他精微其云他猶不變古法只是推演得多遂成六

甲之候想自容撓造法來遂應有此紘桐金石統絲此分不必嶰谷之竹止於簫管也君瓚曰如京君之意以黄鍾至仲吕止當甲子至乙亥耳執始至南中當為丙子所治丙盛至内負戊子之分分動至物應庚子之域質未至南事癸亥始畢如此則黄帝造律尚有不完之歷倫容制器只屬東方之莞也不如萬寳常以十二復統十二至百四十四律然後旋宫易齊正變各盡如何説他虵足其云京君遞推此法至四十八律已極短不

能成聲自惟汗生依行依行生包育丁亥分上巳入子宮包育生謙待戊午分上變為巳未矣何得復增許多必如十二各自為部不必與仲吕相承使黄鍾隔八自應月時仲吕而下別間日甲使十與十二彼此相因則分烏南事而下依然可增何必以玄雲龔高曽之貌乎君瓚云月時亦此甲子歲日亦此甲子何必更造其云既然包舉則是京房精微君瓚云謙待至南事為何錯了一宫南事還黄鍾午不生子如何依他其云此是他

疑誤處理不曾錯可以更調也大抵變化鬼神極於五十有四詩自兩雅南北分行到此交限已缺六章無聲之聲變律之律更俟達人一為整頓耳

王千里問管氏器小看管子才極廣博思極精微只是才思多了正枘不能量鑿御車不能教銜管子分别為之故覺器小夫子分别看他故器小愈見抑是原本處不同也其云説器便自小了夫子許他器者都是要用得他如夫子做堯舜用得管氏做稷契臯夔也顔淵問

為邦夫子說出六事那一件是管氏做得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行時不是有足之錯藏時不是可卷之席人到藏時雖是掤毽球瓆與釜甑一般於密原頭豈有一絲氣色設使管仲終身商旅豈有素王素相手段如許才器終是藉人提挈而成如顏子者一定不爾也千里云顏子才思恐不如他某云我輩未嘗親見顏子看他喟然發歎數言之內囊括乾坤接引一世突問為邦豈是尋常心手千里云如他言志如何比得夫子

其云伊此處正鍼得管子病痛發得大禹心腸雖然不
比夫子畢竟單行宇宙之内
劉廣穆問李陵有國士之風子長是千古人物投分相
契忽然乖違如管夷吾忍辱檻車便為鮑叔之所鄙薄
豈有一匡九合之事子長發此壯心子卿忽然落魄令
人感嘆此間情事定是如何其云廣穆為何問此人看
事須看得極大看心須看得極細漢家存一李陵成得
甚事失一李陵喪得甚事千古聖賢豈為一人判下生

死子長當時若救得李陵不過邊庭一將反偷將士之心李陵就使報効不過斬數名王反開疆埸之釁可惜子長學問不深為氣節所動耳賡穆云亦只是為他歎息此一節關李陵身名猶小子長無端為此一事做出一部史記所關甚大甚云賡穆奈何猶有豪傑文人之心文人看事極不破豪傑做事極利害就使漢家無一部史記亦少得甚事只是子長到那時分只做得如此所謂百丈文柟燒做灰用也看他自序及報任安書極是

明白使人覺顔閔不仕跕地極高

林非著問夫子不詆猶龍後人若攻靈鷲二氏原本何殊差只是分流濫觴全倒如以末流咎他原本則李斯之學荀卿介甫之學周禮豈可株連及於尼周昇云非著相從已久如何猶要問他淵源如是後人學仲尼有弊者只管呼徒以攻自身如是不然且依孟氏長長親親切勿問人佛佛老老也

張元屛問晦翁詆眉山而許介甫人謂晦翁於介甫愛

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惛而不知其善還是好東坡而知
其惡惡介甫而知其美耶恭云晦菴後輩於前輩有何
愛憎不過是非之心有不狥於衆處東坡於情事透徹
如學問精純豈能遠過程周當時閭巷稱叟皆識蘇學
士晦菴說他有縱横之習何曾枉他介甫情事不能透
徹學問不能精純其文章意識自然横絕一代後來舉
世詆爲邪奸晦翁說他是學行中人何曾訣他元屏又
問介甫作詩罵昌黎晦菴亦以爲是他日又錄爲名臣

蹟於韓范之列某云此是伊本朝前輩文章勲業著於一代如何貶他元屏云君子是非自有公案豈為前輩歷倒且如象山與晦菴意微不同便生許多議論撫州荊公祠象山又為作記頌他反與晦翁同意不知介甫當時何等才學歷倒時賢某云介甫文才自是精堅蘇子瞻最不服人過溧陽見介甫壁上詩為他瞻詠信宿乃去如今人只是横生詆毀耳君子只要虛心探善集義切勿恃已見貶駁前賢

是日問難已就閎微其以空疎約畧酬對尚有遺義謝爾剡將去三山偶過補鬼神之義其云此題切勿便指鬼神看爾剡云亦知是微顯之間覩聞之表領意神明然中庸已説出鬼神為德如何冷落得他其云鬼神即是中庸尋常耳目能聽能覩尋常不聽睹説有覩有聞如何不是至德如説鬼神靈通安能與人并看爾剡云此是云何其説易云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而況於鬼神乎鬼神自是人之後來

張子京最後問詩書之餘六藝必通自是古人造士定有此法今士子束於功令舉業既未能精微何暇及於操縵雜服射御書數之科間有意至回顧本來𢙣然反矣將遵何道使制作度數亦能盡心帖括文辭亦能應世于文藝中便睹經濟之用某云文藝中要覩經濟豈是帖括所收讀書人只管讀書想著應世便是欺世歲月甚長工夫無盡何曾見人逼切下工便濟得去温公曰萬事只要緩圖只須無助無忘得其先後耳子京云

如何是先後之序某云先心後目先目後手先經後史先史後籍先做聖賢後做孝秀先做孝秀後做官人

榕壇問業卷五

榕壇問業卷六

明 黄道周 撰

士别百日若不刮目所繇致思功少隨眼時多也人福分事業九分俱在眼上此物下不清靈無復清靈去處人能時時致思便覺眸子静深不逐物走閃遇有自得處廓然千古上下千古聖賢留此文字只恐人心眼放不清靈天地亦恐人心眼放不清靈故留此文字不然

義元一畫鼻上兩眉大抵亦不須作也秋爽漸深槃陰欲落試問諸賢臨稱八月此義何居
洪尊先云臨為丑月觀為酉月臨觀相反臨方壯而觀始衰反臨為觀二陽之用錯而居外所以有凶某云此解極分明聖賢看書只是一正一反內為君子外為小人惠廸為吉從逆為凶臨以君子居內事窮勢極遂有八月之凶范文正出理鄜延道見呂鄭州鄭州云在中朝尚不能料理閫外在閫外何以得成帷幄之業及西

事鎼出韓范相顧追思鄭州之言臨之八月范公當之
尊光云然則觀卦何以不作此解其云觀以君子在外
勢極而反不薦有孚亦自聲實所致李深源羈跡江右
至十餘載卒之元載亦去相業顯然觀之不薦李公當
之尊光云然則易之吉凶只看陽有消長陽自復至夬
只是陽内而漸長陰自姤至剥只是陽外而漸消陰不
與陽為對猶小人不與君子并衡何必云復邉背從陽
出姤邉背自陰升乎其云此亦有意但恐習聞者掩耳

試舉似洪兆雲看兆雲云易稱一陰一陽陰升則陽降陽長則陰消小人之與君子倚伏互勝寧有小人不動君子自爲消長之理某云尊先亦有意但講之未明耳凡氣無寒暑時無涼熱寒暑涼熱皆繇日道所生日道向北陽氣漸升日道向南陽氣漸降升而日永刻漏晝長陽晝以多降而日短刻漏晝促陽晝以少晝之長短皆生於日不生於月故云陽自升降陰無消長也大抵寒暑涼熱猶之氣運盛衰氣運盛衰聽主心高下主心

盛明陽氣充周則百草滋生萬物暖燠主心衰腤陽氣
瘴謝則百草凋枯萬物凍折非有一陰物當頭與日相
抗如黑光之於曦影也兆雲云自有圓圖來便成兩畫
復以陽左姤以陰右六變相起陰陽各分以成卦次如
人有男女脈分左右明明如此安得云陰不雙行陽自
開闢一年十二月只是陽光自為進退也某云以日為
主則寒暑實非兩事以君為主則邪正實不雙存君子
遠則小人自親君子親則小人自遠豈一邊生小人則

一邊去君子如陰陽之為代謝乎大抵陽爻如一日行有赤黃二道分為六畫赤黃之外皆為白道不紀日行便成黑道所謂陰爻也兆雲云九道皆有日行月差與日相逐日月并在九道之中陰陽并在六爻之內如謂有陽無陰實所未聞尊光云日能為寒暑而月不能為寒暑古今涼燠生於日道而不生於月行舉其大概則云陰長陽消核其精微則只是一陽自為消長猶之月然語其大概則云明生魄死要其情實則只是此明自

為盈虛耳其云今日之談殊勝肇論
尊光因問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何也其云賢者在内其
道有餘有餘曰與賢者在外其勢不足不足曰求禽賜
較量開政曰求之歟抑與之與看臨觀兩字極精臨便
與大君同意觀便與生民同情洪尊光云臨如至和嘉
祐時文杜富韓相繼為治諸君子皆在於内然不知有
王安石呂惠卿之奸及熙寧既發而朋黨論起根芽乃
在景祐之前觀如元豐之末年天下方若新政君實晦

叔景仁持國微仲堯夫六七君子時望攸歸觀時進退復成元祐之治雖紹述繼始宋社就頹而諸公出處終不失道嘉祐君子身享其實元祐君子身享其名諸賢學術古今所稀皆不能維持百年之運一反一復不出十年而天下大變何也某云夫子每說必世後仁守成之君只要安常如值好卦勿浪變纔一反正則體背具用矣有病之軀兩次易醫自然不起尊先云醫看手力耳旣已錯用那得不反某云只得一反那可再錯

戴眉仲云士君子生平都說挽回世運有宋諸賢竭力挽回每一挽回對頭愈惡一似生成有四吕二范便有四蔡二惇奈何說不是陰陽消長其云只是君心易向便作南北分行譬如人鬼雖是雙存要之生人終不見鬼眉仲云運之所阸聖者難持火在水中終燃不得陳寳欲去北軍遂有建寧之厎涯餗欲除神策遂罹甘露之災譬如冰凍人雖向火其奈冰何其云此亦積漸所成已非一日生人病極豈無人意便自與鬼為隣北地

寒深雖有日光亦自與冰共戰非從病起便有鬼生一自姤中便成冰結也晉自懷愍而後世運已屬劉石所賴王戴周祖挽回於中宋自徽欽而降天下俱落金元所賴韓范富歐敦培於始假使晉宋無諸君子豈能與

正統齊觀

戴眉仲云既說不落陰陽如何又成世運其云氣有陰陽時有寒暑人有男女日有晝夜皆是積成自然序數可別至於治亂之胎結於渺忽差池長短各不能齊夏

殷數百陳隋數年除是聖人閒樂見禮睹始知終豈復有能執刻漏而數其延促者前宋主徳清明雖促漏亦成清晝後漢主徳曖昧雖永歷亦似隆陰一消一長只在君心賢人生其間但如風雷為日効用終與君心把持不得眉仲云如此則是無用挽回也其云風雷得用雖不能改夏變秋亦自造民生物

林非著時在叢桂堂中看書因問吾門常説春秋已未至洪武戊申整整一部易宋九青給諫嘗送吾門詩云

二千九十年俯仰在冠襪此是何解其云已未至戊申二千九十年只當半部易耳全易一部四千三百六十九以半劄之二千一百八十四餘九十四年上除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下合洪武三十五年整得九十四為半部易也非著云如此則乾坤中交三十二卦斷自宣幽之際下逮洪永當以永樂壬午為乾之始中宣王已未為坤之初際今始於隱公元年下逮洪武元年前後三分除九十四年則陽節陰節縮分已多何以步

遠而合某云論卦周則二千四十八已當乾坤之中論氣周則二千一百六十亦居常行之半以五百一十乙約之已滿四周内盈四十六外縮九十四以陪除羸在已未一元之半其數可致也非著云吾門未嘗言數如言數則一代盛衰正如寒暑晝夜可測而知何以治忽無常聽於主心或延或促渺不可度某云數百年在天地中只成一候數十年在天地中不當一日譬如一日風雨陰晴經時數變雖在目前不復能知至於積久氣

運統齊則春潦秋旱自然可推故舉半部易可印全部

藏往知來於此過半勿對癡人道夢姬公也

尊光問乾坤坎離咸恒兩濟夬姤剥復何以為初終中

候其云兄把圓方二圖子細熟看自然通曉尊光云吾

門說方圓二圖非䖍龍之始所以不玩其云論羲軒本

易則現在今經論易簡自然則圓圖體備矣尊光云既

以今經即為古圖則何物名為周易其云爻詞自是周

聖所撰彖序諒自古昔而然看他綜理數千百年懸如

洗鏡諒不是中古始就

尊光又問大衍之數五十河圖加五洛書減五仲尼説五十學易於此看得如何某云嵗法閏餘備從此出尊光黙然某云試舉問唐伯玉看伯玉云此亦影響譬如朞三百六旬氣盈五日有餘便是圖象朔虚五日有餘便是書象也某云五十之義何所不通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縱横屈伸皆從此看一六因之而皆為水二七因之而皆為火三八因之而皆為木四九因之

而皆為金貎言視聽秉睿而出便是建錫之本伯玉云
此則諸生曉得又如四十有九自黄赤上下掛一兩分
創義之外别有奥旨不某云除衆曉者誰為玄奥太咸
卦歲四千三百六十九去其體歳四十有九亦成奥義
然自仲尼上下未嘗從此留心只是作睿中闗叅假未
透尚須八百彭祖之年
尊光又云圖以生為序左旋書以尅為序右轉乾坤鑿
度言天左旋地右轉想亦此意某云試問唐君璋看君

墇云此說備在黃圖黃圖序云赤極相距各五十五天日競旋地牽其中積遲而右一歲之行一百五十六分滿六十三歲而退一度故七政地道𣅜為左旋以其遲沓遂成轉右尊先云然則聖人何以於此異同朞云聖人別有所見

黃介俶與非著同在叢桂堂中見尊先數問歷象因問五運六氣參錯難齊要自岐黃以來著於天官子午卯酉以為少陰君火陽明燥金辰戌丑未以為太陽寒水

太陰濕土寅申巳亥以為少陽相火厥陰風木對化反治司氣間化五年而遷其六氣循環皆以風熱暑濕燥寒為序今文圖中乃有十二氣燥金艮金風木旉木濕土剛土寒水明水少陰君火厥陰游火少陽相火少陽游火其司天司泉皆不係古法何也㮣云素問内經以運氣治民間之疾其法主感感而治之在於外故以風熱暑濕燥寒各司六十日視其主客以為化勝文圖以圖書繫天下之命其道主應應而治之在於内故以心

包三焦游騰四火麗於君相以視腑臟各應喘息以為
標本胗治不同而天人共事微密綠中其效一也介儆
云古經皆云五臟六腑今云陰有五臟臟有五系上陰
之君心縣於肺故肺與心别自為系陽有四腑腑有四
房下陽之君膽縣於肝故膽獨為一系以上五陰虚胃
以與心以下四陽實胃以與膽其合則十其别則九合
為二十别為十八何也某云凡人本天而生五運六氣
九圖十書八卦只是一物信得過者隅垣閒聲洞見腑

臟信不過者滌腸剖腹只是探生

異日尊光又引所親談太乙六壬日將直符之說其云

吾門小步不道遯奇尊光云自東漢以來任文公蓟子

訓諸賢皆通壬乙之書何遽無也其云伊自為風角家

言耳不涉壬乙六朝來唯梁武最好奇遯侯景師至都

城羊鴉仁敗於東川帝猶據式命將以康貞游奕為不

敗汴京之亂郭京劉孝竭等皆取丁甲鍊為神兵以是

覆亡者不可勝數吾門罇俎自軍旅已謝未學何須問

此猥瑣之營

唐伯玉又問黄圖陽得一三五七九隂得二四六八何故遺十朞云亦是箕孔之所不用整整百萬與天不復相追伯玉云整整百萬則是天地全數何故不與日月相追朞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易象分之只得九十九萬五千三百二十八尚餘四千六百七十二夫子不用其餘伯玉愕然朞云且去思量得其端緒也

異日伯玉君璋又與尊光同問朞云已得端緒不伯玉

云未也某云得到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便整整百萬矣君璋亦愕然某云且去思量得其端緒也異日尊光又問前說何以不得端緒某云人事差池天道可見見後者為鸁見前者為縮西狩獲麟是前見縮蒯聵入衛是後見鸁公孫宿以郕叛於齊是春秋正命前後進差凡二百四十四年餘五百七十六是其端緒也尊光亦愕然某云試舉似伯玉異日伯玉又問某云已自明悉吾門讀書只要明白既不明白論語學庸豈

斷人思想之路伯玉云如何是整整百萬某云只是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如何是春秋正命某云七十三乘六十四

尊光云吾門旣不說數如何又說到此某云是易中點畫文字尊光云旣是點畫文字如何說不明白某云胸腹易見心胃難摸

於是大家掃卻戴眉仲復問有道心便有人心有德性便有氣性亦如陰陽合體而出雖有分别却不能離如

何得以道心消融人心以德性變化氣性其云晝夜同一道心看不明白人心便起風雷同一德性感得躁暴氣質便殊人能敬靜在在見極便無復晝夜風雷之别亦無復養心養氣之殊

一日林朋夔見過其問聖賢言語皆有來歷中庸劈空說出造端致曲端字既為聖賢常談如曲字作何來歷朋夔云前日領過學問致知格物物物不曲不直易稱龍蛇之屈精義入神禮稱物曲本天殽地鬼神體物聖人

曲成正在此句萌處實實致力此處隱微未顯未見然到顯見却無復致力之處正在獨知處衷曲自語事事見得自已不是有一兩處鬱𡼄未達盡力托出便是誠明路頭某云此與克已有無分别朋夔云克已似踐形盡性一流人致曲似格物致知一流人克已當行致曲當知某云曲成萬物而不遺泝其源頭更無分别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曲最是分曉

尊光又問關雎鹿鳴冠於風雅乃齊魯韓三家皆以關

雎為康王政衰之詩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謂鹿鳴大臣所作王道衰賢者隱故大臣託之諷諫繇是而覩詩序參差皆非聖門本說晦翁盡删之是也吾門時常何以不喜晦翁删序其云詩多譎諫主文而無罪如此等詩性情禮義前賢猶云刺時則鄭衛淫詩或是刺時所作而晦翁皆謂淫者之口此處乖謬害意泥詞非謂其删詩序也尊光云如此則

詩自正雅而外皆有刺而無頌所以頌自命篇風自稱諷雅有正變諷頌互參觀其命名思過半矣某云如此看甚明白大抵詩為禮樂之藪樂緜禮生風得樂之意雅得樂之理頌得樂之容故為禮家皆有禮頌頌容也非詩也聲容相宣亦間有叶詩者而道不盡於詩凡詩必依韻韻必和聲如清廟之什六章無韻臣工之什四章無韻閔予之什酌桓賚般皆無一韻以振鷺白馬推之知其皆為容也尊光云然則魯商二頌又何以皆韻某云

世代既殊作者異義要如周公所裁皆匪夷之所思度尊先又問三百篇而後降為樂府似於風雅為近如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有蟋蟀思居之遺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有小宛溫恭之風焉咲柏葉人咲柏脂不可長飽聊可遏饑有苕華星罶之慨自唐以來始有近體未知近代五七言尚可嗣三百不其云此是詞人口唾尊先為何掇他周家以來山甫張仲之精於性命申伯召伯之懋於事功衛武召康之邃於道德今繹其詞

如誕先登于岸俾爾彌爾性訏謨定命逺猷辰告古訓
是式威儀是力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古之人無斁譽
髦斯士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厭
明德不大聲以色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精言渺語紬
繹無窮使漢儒為之則樸确無光使宋儒為之則枯朽
就爛矣聲律雖細本於神明豈有無聖賢之學作神明
之語者六朝以來唯有彭澤晉宋而上只推魏武要其
所得自成顓門陳伯玉掠皮而多膚杜子美鏤心而或

滯過此以往亦鄭衛之與優聱聵之摑操矣尊先云王龍門尚採漢魏以方古詩難道此脉於今而絕其云間亦有之霓裳羽衣何必與韶武爭陳

吕而德曾過尊先所因與尊先論士人雖是讀書到底是個名位終日披閱只是得喪利害盤在心上與聖賢何涉想在此處定有篤實功夫纔得壓倒羣動某云此事唯有李延平說得好延平云古之學者讀書只要明道道明則生死不動其中何况得失榮辱今人讀書只

要應世應世則錐刀皆動其中何況生死名位某謂今人最怕說一道字說一道字如犯祖宗之諱泛泛讀書只是唇吻既從得喪利害讀書便就得喪利害結局何時跳出這箇圈子而德云如何跳得某云先破生死後破名位已破名位更無得喪而德云如此看道漸落禪

虛某云吾道之與禪門只是有學無學之別

尊光云生死只是一日豈有日日生死某云爲此一日生死長却百歲商量

呂而遠因讀史次問西晉東遷汴宋北狩一樣摧頽何以太興而後晉祚尚崇以白版鎮於五胡之上建炎而後宋社遂卑以黃屋屈於金人之詔某云劉石初起收拾未定而氐羌内患尚有未遑金人積威滅遼而後勢無反顧而遠云劉石席捲中原勢如掃葉周訪祖逖雖有小勝未能損其蝟毫烏珠雖已渡江而廣德高橋靜安和尚原諸師往往克捷且當靖康時河東所失者不過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數郡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

衛濬四州而已其餘四五十州郡及兩路兵馬尚存非如懐愍時幽兾揚兖俱為異域也而舉朝病尫稽首不暇以宋視晉猶奴之於主耳而舉世右宋無與晉者何也其云宋人只有兩個黄潛善汪伯彦已當得十個石勒晉人雖有兩個王敦蘇峻當不得一個王倫可是宋朝人才咸好也而逺云王導庾亮温嶠陶侃祖逖桓彛論它志行豈得與李綱宗澤比耦至如韓岳楊吳自非訪處顋約所及似亦不是人才之咎其云人才只論一

個安得個個人才信得過者王猛崔浩張賓亦與夷吾同妝其效信不過者茂弘安石只是庸流

而遠又云世事亦自難料王夷甫之責牛車謝安石之辭桓帥均是一樣安静而成敗不同澶淵之議土木之變均藉六龍之威而安危異道當汴急時唐恪嘗謂欽宗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復興只緣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今宜留太子居守而上自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以圖興復唐恪生不足存此言亦未大錯土木之

變尚有主此說者謂死守社稷是諸侯之事天子出居春秋無貶李伯紀於此看未分明得毋是耶某云論事須是斷理斷理須是豫定唐人尚有奉天之築宋人初無雍洛之談臨時鼠竄令輜車未及而敵騎躡追何如死守之愈乎土木偶然輪轅如故而徐武功輩倡此妖言真可生拔其舌

而遠又云古今四番黨禍皆是小人造此名目凡說出此字耳不忍聞今士大夫平居動說人黨似以已為獨

立者不知此語出於何時某云自王猛王子朝之黨始也唐虞只說協恭和衷夏商只說蕩平正直夫子每說吾黨異是天下一王何處討此色目掩耳掩口真是怪事而遂又云一病十醫此病不起太和之黨牛李爭競一起一復不足以禍唐訓注入宫而黄流大潰紹述之黨王馬波瀾一起一復不足以禍宋猶賈用事而邊塵四起大抵衣冠肆毒禍盡於衣冠非類當軒禍連於宗社也某云我輩談道不須及此

尊先又云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此作何解其云猶言屯著而隱蒙雜而見也尊先云古今何義足以當之某云齊小白晉重耳足以當之齊有無知之難鮑叔牙已先奉小白奔莒及難作管仲始奉子糾奔魯雍廩難作而小白自莒先入震內坎外不失其位皆先一著故云屯見而不失其居重耳困於蒲狄娶於齊秦身更歷國在外十九年六十二而始得反內有兄弟之患下有呂郤之難內險外止雖後一著而天下稱之故云蒙

雜而著尊光云鮑叔牙管仲亦嘗見而不失其居狐偃趙衰司空季子亦嘗雜而著也某云君相自是一體狄仁傑亦見而不失其居李深源亦雜而著尊光云梁公自雜而著鄴侯見而不失其居某云許得梁公則去鄴何遠

而遠云廬陵初未失德艱虞養晦在外十五年免於誅夷之戹此亦見而不失其居睿宗委蛇稱嗣再稱太弟一值五王之變一值重俊之難卒藉其子以顯此亦嘗

難而著也可惜其中無臣耳肅宗即位於靈武代宗避難於陜州事雖不侔而見雜遽應之於宋事則康王兼有之惜李綱諸賢不究其用耳某云康王如何比得唐宗而遠云宋時諸賢亦難比唐室某云韓魏公見而不失其居趙汝愚雜而著而遠云何某云魏公當英宗時兩宫未調疑疾屢作太后每對羣臣嗚咽流涕英宗每對近侍棄藥詆訶魏公對后稱慈對帝稱孝涕漣之極動於雲雷至於撤簾之旦天下肅然備覩經綸之大故

見不失居魏公當之趙知院當紹熙時先宗不能執喪嘉王未承明詔留正已去憲聖之旨未下徐誼諗其坐覯侂胄因爲巷遇知院權宜其間内請指揮出更袍幄須臾之間中外晏然故雜而能著趙相當之有宋以來唯此兩公一稱經綸一稱果行有唐諸臣未見其偶而遠云張柬之魏元忠輩如何其云亦是果行育德一路未見經綸而遠云唐人家法不好女主閹寺積威所刼搖動爲難宋人家法好曹韓盛德與大臣同心如家人

治外寇靖內難事事不及唐人使宋君臣值唐室諸難不知是如何顛倒其云才運君臣往往相配唐人豪華故見才宋人老實故見徳文質循環自然到彼雖是主相所造亦是氣運使然

尊光云如是氣運使然漢晉唐宋漸不相及難道今人劣於前代耶其云春秋至元室是半部易今為鴻濛之始行與羲農同功如何是前代可比

尊光又問嚮稱鄴侯梁公不知梁公何以配得鄴侯梁

公身事逆雌周旋姦佞至老而没無一豎建爲婦人女子所譏不過是杜鴻漸一流人某云如何又儕於杜相尊先云肅宗之在靈武未受父命朔方諸將皆受玄宗殊恩天下喁喁說開元天子無不感歎鴻漸纔望見太子不思君父遂奉箋勸進此不過乘時倚勢取大位者耳某云上皇在馬嵬時已有是命太子一至靈武自是天下歸心方長安破陷逆賊縱横長安百姓一夜數呼云太子兵至矣京畿豪傑往往殺賊以應官兵靈武即不

即位誰從蜀中迎舊天子者借九五之勢收將士之心未為不可鄴侯看事極明白方長安收復時肅宗欲表請上皇自還東宮鄴侯驚曰如此上必不來但當言馬嵬請留靈武勸進今幸成功晨昏思慕為羣臣賀表請上皇還京以就孝養耳及後上皇見表果如鄴侯所言則靈武勸進未為不是也尊光云得無已驟甚云草昧經綸能盤桓者自是聖賢上事譬如梁公負許大才能飄然遠去豈不絶世但料當世無復梁公不得不從容以

鞭五王之後凡看賢者亦勿草草

尊光因問宋仁宗天下賢主一時名輩俱集朝端而用舍乖睽卒成黨議何也其末答云試問吳雲亦看雲亦云亦是呂坦夫造就尊光云呂坦夫天下賢相經理中外容保諸賢而言論牴牾遂攖衆怒何也雲赤云中間人所難言諸賢一為國母一為國本動成伏闕呂文兩公出處之際似有瓜葛一逐孔道輔再逐石介而輿論騷然盛名遂損主相之際不得不分受其過尊光云呂

公亦賢者豈肯以內侍僕言報讐於龍軒潞公之盛雅豈至以益州竒錦結知於宫掖君子不幸遇難明之故亦多以含垢為大耳若值王呂章蔡豈敢以此言相加雲亦云如此纔成二公不然豈有六十年天下某云微雲澹河漢亦自斐然

尊光又問用舍行藏看得圓化仲尼而下只許子淵然仲尼皇皇揖七十二君淵獨彈琴陋巷終身不仕王仲淹上十二策不用退處河汾其徒房魏皆為貞觀名臣

兩人相去千有餘歲大略形影之間師弟上下出處各殊豈是時命使然亦是識趣各別其云聖賢出處不關識趣亦不繇時命要是吞吐天下在兩袖子或開或合略不繇人尊光又云古人如此者甚多何充何準兄弟異趨梅福嚴光翁倩同轍繹之長公以父子而不倂尚長禽慶以友朋而一致此豈盡能吞吐天下開合繇已耶其云苟無濟世之具只可量時而施半依時命半成識趨榮枯之際萬樹同風是會不談課義只與尊光諸

賢曲室上下遂復辨析往事間及文獻非有指摘旁印當時尚冀尊先焚其殘草耳

榕壇問業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壇問業卷八七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焕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録臣蔡必昌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榕壇問業卷七

明　黄道周　撰

九十兩月以文宗至欲停會義唐偉倫云諸生雖就試不過數日暇期甚多張敬夫當軍旅簿書之際不廢講章蔡季通於患難奔竄之餘屢質疑義今方清平捉筆如茶飯之有賓客何遂輟其饔飱乎其笑云家有賓客亦看主人忙定耳聊舉四義聽諸賢作止以畢兩月之

程一為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節其次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又一為告諸往而知來者其次為知其性則知天矣偉倫因問吾門屢說求仁致知此是兩事抑是一事某云能近取譬是一語抑是兩語讀書人立心須要極細細得盡時條理分明自然到仁田地如取譬處是致知近取處便是求仁也偉倫云如今日說知三者則知修身告往知來知性知天此種種知果繇學問果不繇學問某云如不繇學問又說他怎麽程伯子云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致知只是學耳偉倫云如知斯三者是學告往知來便有不關學處知性知天漸到學無用處夫子前說多學而識說然又說非也如何專說學來某云此學豈有須臾可斷造次顛沛正是學問大關只此知字不是識想所造耳如夫子居平說修身一正心便了纔說三近出來覺正心尚有不了處我輩不實實用工豈知好學力行知恥此六箇字於吾身上一毫糊塗不去如有一毫糊塗又那得造次顛沛之用

歷歷以來同是此義不須疑也唐伯玉因問人生世上總有貧富貴賤死生三端不能自主孰而較之富貴可割生死難齊有一等人始念只是怕死後來流為貪著富貴如李斯輩又一等人貪著富貴到底要死亦無富貴如揚雄輩是千載下知羞李斯反為揚雄廻護何故某云李斯初念亦不是怕死揚雄初念亦不是貪著富貴只是不曾讀書伯玉云李斯學於荀卿揚雄友於仲元如何不曾讀書某云兩公說性字不明便無讀書

資質所以流浪漸與仁遠焦漪園諸公極與揚雄開脫正如德祖所云老不曉事耳漢家有兩人怕死流為貪著富貴如馬融就聘於鄧隲中郎應召於董公兩人皆頗知學但未嘗在仁字站足宋家有兩人貪著富貴流為怕死如王子明以天書固相死請為僧張天覺力詆温公舍家奉佛此兩人亦頗知學却未嘗在仁字問途如識仁者中間豈有欲惡取舍豈有富貴貧賤豈有終食造次顛沛故説必於是是者與仁同骨不與仁同髓

如說必於仁者猶於是處看不通透也伯玉云夫子於富貴生死皆言仁孟子於富貴生死皆言義安仁非君子不能慕義則壯夫可勉吾人精義之學當從何始某云夫子以仁甚水火以義掃浮雲此處精微豈有分別文信公云唯其仁盡是以義至聖賢都有必不可那移處纔成精熟世人起意避却硬拗兩字流為孔光馮道范質趙普之倫何可勝說

呂而德問仁之為道通晝夜一生死是不隨起滅的勘

到終食之間只就著衣喫飯實實落落把世界許多勞攘一齊放下似不在頃刻環抱釋茲在茲之說某云著衣喫飯拋下勞攘如何便說為仁曾子云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豈是尋常實落得去有人於必於是處看得分明雖終食閒消得十年學問也司馬君實常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程正叔謂君實良自苦人有多少血氣當此摧殘其後君實告人曰近得一術常念一中字自然靜正正叔曰人

於名言中縛得一箇好字不如一串數珠耳門人問受病如何曰只是不與心為主正叔但知苦用思量是不與心為主不知合食便食合睡便睡亦是不與心為主也而德云如何是與心為主某云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張吉甫云既必於是便是定見定力如此君子是凜凜克治一步緊一步的意如何是存養渾全某云克治與存養豈有兩樣工夫吉甫云如此看仁字還在取舍欲

惡一邊無違仁亦是不染著富貴貧賤顛倒恐怖而已

如顔子三月不違仁亦豈是不著取舍顛倒恐怖已耶

如三月後有富貴貧賤造次顛沛如何了某云人患無

此三月工夫有此三月不違亦無終食違了人生到老

只是欲惡兩字堯舜周孔是處看得分明除却欲惡是

為何物顔子直頭欲無過怒如有一分欲惡便有三分

過怒了豈有人於生死窮達看得通透尚終日紛紛多

過多怒的道理林非著云過怒發處極微欲惡動處極

大聖人說無欲無惡說寡過無大過此處下手誰爲得力某云程氏兄弟見茂叔特領無欲真静之體李延平教諸生尋未發氣象兩意都無差别但須學者實實下手認得造次顛沛終食三月是何如工夫何如體段耳劉賡穆問君子一生在不覩聞處用工說出終食之間便涉覩聞如何是終食前一層消息某云伯淳常言人生而静以前更不須說賡穆云終食前未便到生而静上也某云自下床啼聲到今日談話何者不是終食之

間通海銀河再無先後之别賡穆云論川上話頭似無前後論調御工夫到有内外不同某云如何賡穆云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此裏面事似是前境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此外面事似是後際某云此處直截更無分别湯水因緣

某又語賡穆云朱元晦初見李延平儆説道理動輙造微延平云公懸空理會得種種道理而眼面前事却不理會何也此道初無繆巧但就日用平實細心便見

元晦於是一意於下學今看夫子言終食言造次顛沛富貴貧賤是何等平實何等綿細更要想他前頭便是懸空理會也

張謫士問自古仁人脫不得顛沛今之仁人亦脫不得顛沛豈是仁中合有此境抑是此處鍊得仁來耶某云顛沛何須危難只如蹶趨之間亦有動氣動志之别陸子静云志道者造次顛沛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莫不用於是詩云小心翼翼無貳爾心即是此法看

子靜此語與程正叔所云為心作主俱在必於是處看得分明

侯晉水問貧富一章聖人說學無盡頭耳賜論切磋琢磨初不就詩索解夫子與其可以言詩亦不單在詩上論學也假如空說徃來亦與逝川同義如只說告徃知來亦是聞一知二耳於此中有何進處某云藏徃知來自是聖神要義溫故知新自是學人正諦此處闗人靈明亦總須學問耳豈在言語推來如說言詩兩字不是

諳極往來之間別有深義則易書春秋皆無一路通透矣夫子生平只把新故往來四隅啓發當作振天之鐸如今人看草木鳥獸蟲魚皆無一箇活動者就看得活動依舊是箇草木鳥獸蟲魚於吾人身心世上經緯那有一毫干涉以此說一部本草不成耳如何便到言詩田地晉水因問晦翁詩註得失如何某云他自成德底人不關風雅上事唐伯玉云如晦翁說四始六義再不相通諷刺之詠指為導淫懷古之談以為紀實如何得

有往來之妙某云藏知之妙繫于人心玩味既熟興會自見如只要讀數訓詁雖把韓嬰諸篇逐字推求亦了無意義矣如是胸中明朗新故相推義類環生都有進處即春秋禮樂總成比興有何滯礙豈必遠宗韓肯近詆朱詩耶

陳非魚云寒暑日月尺蠖龍蛇共此往來共此屈伸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此處知識更藏何所某云謝上蔡見明道時亦發此問明道但云極是要事可惜開之太蚤

也

呂而遠云聖門說話都是真實如無驕諂是子貢已徃真實境樂好禮是子貢未來真實境道學自修即是此意今人只說是悟頭耳譬如中庸說淇澳之詩句句是平地用功如何攔去作悟頭也某云此說極好但有告徃知來四字便是六經張本不在至善之篇别討註疏也修解原無二途知行即是一事進一步者色色俱新停一步者塵塵成故歳成明生雖同此日月亦自有進

德修業底意思在此處煞執雖晝夜寒暑猶費磋磨

黄介倣云子夏因詩知學子貢因學知詩夫子皆以為可言詩想說詩是夫子本意論學是二子素懷一從風雅上入一從實歷中來故覺言之有味耳如別人談之恐夫子未許也某云大家意思在詩禮上商量雖是說學已包括甚大子夏胸中先有禮後一句子貢胸中先有切磋兩語不是臨時答應酬悅目前如詩人胸中先有意思遇色成色遇聲成聲比興賦頌自然不同從此

入道纔有源瀾纔有意致如外道人打偈只作空頭耳著想便打如何打到登岸所在介儌又問先儒謂靜固靜也動亦静也静者心之本體濂溪謂主静以無欲為要如此則無思無為與何思何慮便關至極如何書稱作聖詩稱無邪與子與所云心官則思顧相背馳耶某云無邪作聖寧是不思不慮如有思慮便不静者要心何用濂溪云無思本也思通用也聖人無思而無不通又曰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思者聖功之本而吉

凶之幾也此原是濓溪破綻語然於誠明原始不甚差殊何得謂與孔孟異旨乎

戴石星問此知生於思則何得謂之良知某云夫子誨子路只説知字孟子説良知便説思字如云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語意正自分明曉得思到良處便是思反無思之位石星云陸象山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復齋先生云汝看正叔此段何如象山言其終不明白直截謂艮背兩句是無我行

庭兩句是無物耳正叔兄弟只就時行時止看得不繫於欲似有未了徹者某云程說靜亦靜動亦靜於心體止法極是分明如忘我忘物於此位上更須參覔伯淳常言物各當止其所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辠而誅之此便是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如熙寧末司馬溫公致政家居呂申公再登樞府人以出處為二公優劣正叔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此便於行止上看得不出其位學問須於動靜出處上

看得分明莫說忘物忘我便足了事也

魏秉德問陽明先生云致知各隨分量所及如樹有些小萌芽只把些水灌溉不要浸壞了它論此良知根芽與草樹不同落地光明貫天徹地聖愚之分只有保喪而無增減豈有只此端倪怕人浸灌的道理某云說則如此說何嘗見有良知落地光明陀陀爍爍也程正叔云學者如登山平處濶步到峻處莫不逡廵某亦云學者如提燈燈亮時自謂眼力甚明燈滅時雖一身手足

亦不能自信也要須學得此光與日月同體低頭内照不失眉毛

秉德又問程子説艮體是静亦静也動亦静也聖門説心法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既到静源便無出入抑有出入俱到静源則曾子所云艮體不出其位此位字當屬何所某云反震為艮艮自不動不動時只是克治洗藏反艮為震震自不静不静時只是恐懼修省各有當然攙越不得艮震分路未到乾坤之元如論兩元不分

動靜既無動靜那有出入然則如何是艮其背不獲其身某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如何是行其庭不見其人某云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還有精微於此者乎某云夙夜基命宥密

陳無涯因問此位字得無即是素字素字即是仁字否某云此問大好賁者仁之色素者仁之地也有此素地隨他繪出富貴貧賤患難夷狄造次顛沛如一大幅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屈抑動靜姿態橫生只見可樂不見

離異耳學人無此素心便每每出位出位者如借人倩盼作我笑目纔動此想便是哇淫勿道當碁奪人手路也

劉賡美問盡心知性知天工夫只在存心而存心工夫又著在何處也某云不然中庸說盡性孟子說盡心工夫都在此盡字程正叔張横渠於此處看得明白或問正叔要盡心者此心得有限量不正叔云人限以形氣不通以道安能無限量茍通以道天下豈有限心之物

又云若謂有限除是性外有物始得似此數語於心性天上看得極分明張横渠云天之明莫大於日以無目累見得有數萬里之高天之聲莫大於雷霆以無耳累聽得有數千里之響中間寥廓自然如此人為耳目聞見所累中閒填實便不明通如要盡其心須知心之所繇來始得此數語不如正叔直捷然大意是看得到了賡美云要盡心須知心之所繇來則是盡心須先知天也某云此語亦不甚倒順數一家共此祖脉看得盡處

便自通瓏虡美又云孟子一生養氣集義看來養氣是存心工夫故不動繇於善養集義又是養氣工夫故襲取不得浩然王陽明答倫彦老云心無動靜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故常寧動靜皆有是之為集義此語得無偏枯不某云陽明諸老自有一種是處某則不知只道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鄭孟儲問性從心生中庸言性不言心此何以故人身

中靈覺便是天又説知性了纔説知天此中豈有分别乎某云盡處則無分别若不盡者勺水海性隙照天光終難説得分明也有意思人再勿傍影起形牽扯字義羅期生問中庸言知天可是先天之體孟子言知天可是後天之用與某云如何分别羅云伊著存養一邊某云存養便是先天之用也

吕而德問紫陽云知性即窮理之事窮理便向外去知性祇從中尋此語如何領會某云紫陽學問得力在此

自濂溪以來都說性是虛空人受以生耳紫陽始於此處討出二五合撰事事物物皆從此出如曉得事事物物皆稟於天自然盡得心量盡得心量自然性靈無遺當時諸賢皆為禪門所誤唐仲友便說朱某尚未解字義如何說性命上事看繫辭上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語極是分明

李賔嘉問夫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蔡虛齋云夫子以其不離氣質者而言孟子以其不雜氣質者而言豈

孔孟立教亦異指歟某云濂溪以至静為性善惡為幾伯淳以本善為性善而有惡者為質姚江龍谿皆宗是旨源流漫汗只是繼成註脚耳何關立教上事伯淳云纔説性便已不是性也豈有聖賢作是言義荀卿纔説性惡便開李氏牽犬之路伯淳徑云善固是性惡亦未嘗不是性如此則是天亦有善惡也儒者回護伯淳甚於夫子亦是當時未有思量耳

尤詹茹問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氷此語如何某云張

橫渠不作此說作此說者猶程門氣質之論耳橫渠云氣質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又云海結為氷氷散為水氷泡聚散而海不與焉此處說氷才水性亦猶外道說石火電光非實論才性也詹茹又問火日外光而偏屬陽水月內光而偏屬陰木藏內光而亦屬陽金藏外光而亦屬陰土藏四光而陰陽合屬如此則稟受不同自有善惡何謂無耶某云如此五吏之才何關帝天之命詹茹又云有形便有神有力便有識亦有形到而神不到

識到而力不到者濂溪言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橫渠言在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將毋性光到後形神識力一一完全乎某云性天亦如石火如要完全只看盡心心盡而後如登高山四顧青蒼穹窿罩野

王千里問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命字分明領得氣數如五十而知天命此便是帝王命世千古苞符難道猶是天命之謂性也某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又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是性盡理窮如何到得此田地

千里問孔顔而外千古幾人到得某云蘇子瞻傲睨一世見周濂溪乃云豈敢稱吾友造化乃其徒似曾到得千里云濂溪古今所宗吾門説他初不識性如何便説知命某云它已是盡心上人但不善於立言耳如其所到已在純亦不已路上千里問邵堯夫如何某云它自高勝據其所得在伯夷伊尹之間只是未脱氣習耳千里云何謂未脱氣習某云看他垂老與溫公諸人往還吟咏之間畢竟踈脱處處逗漏千里云他聞洛陽杜鵑

便知天下將亂豈不是知命消息某云知命不在此處

熙寧去靖康尚六七十年豈有禽鳥得氣預道六七十年之事南北話頭徒開癡柄堯夫饒舌不宜到此也

唐偉倫因問曾點竟是何品孟子嘗稱為狂如鏗爾舍瑟浴沂詠歸此又猖之中行者豈是嘐嘐進取一路某云後世鄉愿太多便把狂字雌黄人物如聖門諸賢都有狂氣偉倫云如何某云千乘之國可使治賦百乘之家可使為宰束帶端章此是何語偉倫云它都實有此

本事後世如冦莱公似子路劉晏似冉有亦都實有此本事春風沂水不過是眼空話頭耳孟子狂他得無以此某云他此處無不相掩看他斐然數言之下生動千古便自成章

洪尊光問程子云聖人化工也賢人如剪綵為花便乏生意此語似太別白了圖畫看牡丹比之真者何啻萬里顏閔之與夫子具體而微豈有真似之別某云正叔此語是説子瞻兄弟搬弄文章耳如有若之與夫子形

似亦在甥舅之間豈可認作衣冠敎孟耶

林非著問先儒之學有理有數以理附數遂謂數學之精以數翼理遂謂理學之秘論天地奇耦則理立而數分論聖賢疇象則數成而理著然如文筭之蒙難孔顏之阨窮此皆理不勝數不知兩者孰為有權抑豈並行不得軒輊歟某云吉凶生大業隂陽奇耦窮達壽夭總是德業必經之路如使聖賢都要富貴都要壽考則爻象無隂著筴無奇也夷齊顏冉龍比由賜八人生死天

下窮奇然無八人盜跖彭鏗比屋而是也吾門以數明理以理明數除却理數性地自明不干管郭之事四義略相質難諸友作者不能強半余亦以相宅數作郊行未悉此論既數日趙與蓮偶過因問圖書之數某云此道迂庸備在簝簡如小兒畫沙牛羊踐踏耳有何奥義與蓮云圖書之出明是天地大文章不容終秘何妨闡揚某云如不容秘者前輩闡揚不為不極如容秘者朽殼枯草何以能談與蓮云且不說玄奥只道相得

而各有合變化以行鬼神可是此一員一方折合補空
縱行偏正者乎某云自然是此五十有五生成得來若
無此物五行萬象如何變化與蓮云洛書四十有五却
除了十如何亦相得有合變化而行某云圖之與書猶
夫之與婦損益十五只成一百若無兩家萬象不立與
蓮又云生成奇耦左右生尅位置各殊如何同用某云
夫婦支干音聲笑貌亦各不同排比不得趙云既是同
用夫子如何只贊五十有五某云欲成家計只說丈夫

林興公亦問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言出孔繫後儒鑿空謂九十之數非古圖書謂河圖天球同在東序廼歷代相傳重物而書為文字總名無文字不可名書某云河圖既為傳實則易繫五十有五之贊不足復疑箕子明說汩其五行則洛書合有五行生成之說然考古緯書河圖九十六種皆為帝王升降之符譬如一易首坤首艮各自名圖非有別象洛書稱疇稱範亦是自家推演道理不必天畀名言也想來九十成文自是天地

所立推演次序自是歷代不同羲文之際其盛著者何足疑乎與公又云李之才邵子及劉牧程大昌諸人并以九為圖十為書晦翁改定十圖而九書此又何據某云論易繫則有天一地二之文論箕疇則有五行至極之數晦翁據此分圖分書然圖書之出非在一代箕禹以前羲軒而降變化九十羲類相推自非聖人難詳其說耳

林朋夔又問洪範一書以為推行自洛不知止此載九

履一左三右七二四六八之數耳何所配合而始為五行次為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之種種人知圖從中起書亦從中起故皇極為宗而八者麗焉然以書叙疇以疇衍書洪纎畢具而倫次不齊攷所繇來從無要論徒謂箕子推衍與天錫神禹者原自不同耳若此則何謂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也某云賴兒此問纔覺生色前日問參兩倚數最有關係此關係又大千古晴燈無人起火也某愚昧幼嘗尋繹是書原本河

圖九十方圓通配成用夏商經國位置官方皆出於此

此書發端三說彝倫是夏商前後論說圖書之本彝倫

出於五行此濂溪圖象之所為作也漢儒星卜諸家皆

以五行為彝倫但不知其斁叙之故耳唐人稍論九宫

蕪陋愈遠今據圖書陰隲相協先於王居繼及民事皆

以五行為本故五行第一初不說用從一數起終於九

十其在方圓者倚數十五一與五九南嚮當中其法為

王者本治以用威福故一為五行初不說用九應於下

為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威福嚮用坎離主之故箕疇所謂一九周易所謂坎離也次西南行二為敬用八應於上五事之與庶徵相為表裏敬念互存故八為念用萬物始坤而終於艮敬為五事之宗念為庶徵之本坤艮主之故箕疇所謂二八周易所謂坤艮也轉而東行三為農用七應於西八政之與稽疑相為表裏明農合致故七為明用萬物出震而悦於兌農居龍祥之鄉明涵金水之域震兌主之故箕疇所謂三七周易所謂震兌

也轉而東南行四為協用六應於上五紀之與三德相為表裏協乂相宣故六為乂用龍辰所經應於乾德兩克協和長者所治以為萬物朔易訛成之紀乾巽主之故箕疇所謂四六周易所謂乾巽也五居四方之中中心無為以應八極故曰建極錫極保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一極之所虛六極之所窮攝於九十謂之寄閏謂之歸餘率是道也其在圓圖者三乘疊象內外分周一準北極居於內上以命五行化生萬物五事應之處於

南內密邇天子是為敬始猶紫宮之與太微虛危星張前後治之三在東內蒼龍之鄉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賔師農政厥官之所考績五紀應之處於西內太史所職歲月日時歷數以糾羣慝以集農務房心胃昴左右治之六在北上公孤之位實秉三德以為輔弼太卜應之以為稽疑以定大業以通衆志七處南外斗室井軫諸星治之八在東外龍火所直實主庶徵以阜民用太祝應之以辨福極以察疾苦以協孤終九在西外角箕

奎參諸星治之東北為命生之地西南為考成之鄉故金火革於西南水木榮於東北一與六比而調陰陽三與八比而成治務二與七比而神人之路通四與九比而斁敘之倫畢所與方圖相拂者唯從革炎上之政使五事稽疑五紀福極相互為治耳餘可相比而行也故範以圓圖為體以方圖為用圓圖以正官方以考庶績方圖以通神務以協民居人道正於上則天道應於下人事正於左則神務應於右太史太卜太祝太醫此四

者所贊彜倫隂隲之窮也周人用之如太公居左召公居右周公居前史佚居後前巫後史王中亦略用此意故範有九用敬用農用協用建用乂用明用念用嚮用威用九用各可相資建處其中以通一十敬明農念協乂嚮威遞成互用不為差池也朋夔云如何説是圖以為體某云圖以圜數静居其方父子立人道之體書以方數動致其效君臣立人道之用或順或逆或生或尅彜倫所生合者以為兄弟離者以為朋友隂隲相居大意如此論

其曲折一三五七九麗於陽爻二四六八十麗於陰爻陰陽之交窮神極賾以九御之凡得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以為五行五事五紀庶徵之所終始雖復更僕未能盡籌耳

黄共爾問西銘極是至理然亦有可疑者某問云何共爾云惡旨酒分四事之餘育英才僅三樂之一大舜曾子古來絶德申生伯奇有何絶詣貧賤困窮知是玉成富貴福澤寧無去處只此數言雜引仁孝以為精義能

無商量某云共爾且勿易看過橫渠以孝子事親爲仁人事天頭段說出一體大意隨後說出繼志述事無忝匪懈顧養錫類底豫歸全從命順令厚生玉成存順沒寧此十四事者仁孝之義纖毫畢罄矣程伯淳云雖有此意思無此筆力發不出來今看唯筆力小讓耳如意思者直與天地日月同光奈何指此以為疑貳

王豐功亦問伯奇申生智不足以全身德不足以化親蒙讒至死予其父以殺子之名終志不白錄斯道以死

者不孝之過過于迂也張子厚取之以謂事天謂恭且勞莫大乎是將使世人信生信死聽天推排孟夫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著一修身便覺許大擔子上肩難放子厚如何教人學申生伯奇之道耶某云豐功如何亦作此說親之殺子尚著許多低回天之奪人豈容賢者持輓子厚以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此於修身兩字已說得分明申生伯奇只說得俟之兩字耳極有英賢臨場悲歎豈獨猾者賣履分香此處看

不分明必為瞿曇泒下所笑豐功云如何不說到挽回玄感一路某云不弛勞而底豫便是傾否大端然此舜功匪夷所就遇無奈何只合申生伯竒使人貞勝耳文王之於蓋臣申竒之於貞子顔回之於貞命皆與曾參啓視一樣精神

王千里問周公居東考亭以為東征仲黙以為避謗兩說差池皆本於金縢之序序云弗辟無以告我先王訓辟為致辟之辟則居東即為東征訓辟為避位之避則

居東疑爲引辟也又云二年則罪人斯得得罪人在致討之後則是破斧缺斨時事得罪人在啓悟之前則是公孫碩膚時事只此異解而時數差池考亭謂居東復辟通在三年之内仲默謂迎復東征共有六年之期總從序中辟得分見耳仲默受書於考亭豈容如此違盭某云此事原無確據考亭傚舊説謂負扆方新流言已作國家初造因權行師聲罪致討二年罪人斯得引避一年而後迎復於聖人作用未甚背馳如聞流言即引

避以冲人托於管蔡之上雖召畢諸公攝行相事何以下服武庚且召畢諸公坐視危疑無此情理周公隱忍以釀既亂不成經權矣仲默以得罪人為得流言之人如不利孺子之言豈必兩年始勘疑案乎故弗辟為致辟之辟得罪人為得大首之得無疑也千里云如此亦依金縢之序耳序中居東無東征之文大誥始云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大誥在金縢之後則是啓悟後事不在孫膚之前也某云金縢一書東漢諸儒嘗疑其

偽今且不論金縢但如多方篇云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令予唯不爾殺則殷人反側自非一時東征破斧亦非一事又如大誥所云以爾庶邦伐殷逋播臣不言伐奄則大誥非為武庚而作明矣千里云還有證佐明白者乎某云經典之外唯有史記史記惝怳便如東山之為東征耳晉魏以來皆以居東為避謗謝安所以誦東山而隕涕也竹書紀年成王三年吕伋伯禽皆已分封逸周書兩無明文其世次與竹書相近大率克殷

大賚便有分藩周公食邑豐鎬之東用師沬土留居東邑不為迫上也從古權臣暗干天位者不敢仗鉞出於師中周公舍其負扆遠辱衮衣既得罪人徐征逋播使已當其難十夫分其功豈有金縢已開武庚方叛安三載之投閑動倍年之憊克者乎千里云如東山之詩只叙情愫不言征討似與破斧異義何也某云正於此處見得聖人不同如豪傑人但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而已

魏秉德又問永徽之間高宗冊立武后李勣許敬宗輩都不足責如褚遂良自是賢者顧命之臣初次執爭云王后太宗所立惕以顧命明以無過天子已為動容明日乃云陛下必欲易后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高宗所慮者謂后不可易耳如可易則目屬武氏何疑乎此言似拒之實贊之矣如當時再爭必濟如何某云天下似此者極多人臣格君要在未萌之始到萌芽已煩鋤剪了才人供事已十三年退居萬年宮又四五年此

時聽其入宫雖有彊項之言徒斃鐵楇之下耳儒生再勿論此恐為衣絲所笑

洪尊光云嚮説巧力兩字如學識是力一貫是巧施濟是力取譬是巧剖析極明但榜於巧力入手處尚有疑義某云云何尊光云巧力兼到總是心精顔子未到聖人猶是心麤孟子才高却麤於顔子某云顔孟亦無麤細顔子巧中用輕弓弱矢孟子巧中用大弝長箭均是穿的百步之外尊光云顔子明睿遂至卓爾似巧勝于

力曾子剛毅獨得其傳似力勝於巧未知從巧從力孰為捷得某云學庸中看曾子極是細心剛毅處想浩然自有的派學顏子者於約禮上看得極大學曾子者於慎獨處看得極小如使巧力分行安有一得之路也尊光又云有宋諸儒如茂叔灑落伯淳和粹似顏子堯夫通達似子貢是巧一邊人伊川謹重横渠嚴密似曾子晦翁彊博似孟子是力一邊人兩班孰為低昂某云此處登岸或舟或車到安床時都無分別大約諸賢都是

天質帶來不關巧力巧力便是學就如由基教射立木走版久之依稀耳堯夫與晦翁學力深於四賢四賢之中横渠又為攻苦如濂溪明道亦是天質清和巧不通神力用減半也吾輩只想孔顔絶世明聰為何不食不寢鑽仰瞻忽此處巧亦不來力無用處後來忘憂卓爾有似巧力別出相求不知巧力現藏何處孟子纔識到此便是絶世明聰看他盡心數言了了嚦嚦真有百千手眼萬里透札學者舍此別無淵源

截仍樸問一日歸仁嚮雖面證實未領會某問云何仍樸云如晦翁所説天下皆與堯舜宣尼亦收羅不住如何一日克復天下都歸某云此處不容人疑夫子當日便説一日克復千古歸仁焉豈可復疑千古之遠耶顔子對夫子説話事事是經綸百世如獅子吼震動天下七百歸獄三千出宫此片刻事為宇宙喧傳須知布衣身中皆有此一種消息仍樸云如此却在外面只如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見得天下無一處隔礙髙門洞開萬

象森然豈不親切何必取外邊證佐為裏面經綸耶某云是則是如此看但人人説得八荒我闥無一人信得一日為仁却不如陳子昂一朝破千金之琴孟嘗君半日焚百家之劵耳仍樸云如此不無已外某云斷蛇斬蛟一樣刀路神采不同

時陶文宗方較士所命題如空空兩端竭才卓爾不能不多夫子自道皆種種有意使吾輩思量諸賢應試之後略相講求無復問難者林朋夔乃舉南靖不貳過一

題問聖門心學實不乏人何獨至回遂稱絶學譬如曾參愼獨仲弓居敬兩賢自是學門鼻祖豈初少年未到不遷不貳所在某云此則未知就有此人亦要堅他神明壯他魄力如過怒兩字是生人之所難免止一之學是聖賢之所共企此處淵源決不在讀書六藝語言之下從此推求希聖希天其實難到朋蘷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再無一字落效法一邊有怒便自遷有過便自貳了不遷怒便是無怒不貳過便是無過看來只是未

發之中已發之和某云此大難言人生如無喜怒哀樂便與木石同體合下便説無怒無過亦與佛門一般只從此見學從此見好天體不遷於風雷日月不貳於彗孛兩事便是聖門效法的的大事莫説不落效法一邊也朋夔又云曽點漆雕開豈亦未見到此某云隨他見到實落難言

游鱗長云夫子五十學易可無大過何以顔子之年便已到此想是拳拳服膺四勿從事也某云然此正是約

處約到不貳約到不遷便把一生博文工夫納於無文上去吾輩過失之多只在浩博一路收拾不下如實見不貳不遷卓爾藏神立命雖百國寶書九千經誦何能

滓人見聞

羅期生因問空空叩竭之旨果是言說智解一齊墜落答問裁成都可不作彼此具足相笑無言耶其云如此則執兩用中都無問察之路只是莊釋相遇中途竪指而已期生云正疑此說顔子屢空又問為邦直要何物

夫子無端說出夏時四事淫佞二端直是何故以此認聖賢實有不空不竭所在纔有學誨默識來往路頭譬如虛寂不動感而遂通又有應問如響亹亹變化豈可說天生神物亦是虛閒不干人事耶易本虛寂說出吉凶同患孔顏禹稷本是空洞說出饑溺由已此是空中所藏抑是竭復歸空如何參透某云韓魏公云崇朝雨天下歸歛寂若無雖是偶談亦有意思

黄芭人又問博文約禮直到卓爾所在此處還是前後

高堅抑不是前後高堅某云才力竭時鑽仰瞻忽一無所用博約盡頭前後高堅當前合併此時宇宙上下無萬精神凝結一處似太空中一物現成非我非夫子與天地參併不知世上多少聖賢一向此中瞻前失後也芚人云如此則是瞻忽東西到此拏住如何又說欲從末由某云汝看此是何物能高能堅乍前乍後乍立卓爾還要拏住得他芚人云如此到底則是猶龍之歎也某云此則不同從博反約從轉得定約定中間又無站

處以此見得聖賢精神力量終古無窮

趙與蓮云聖道一而已如何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分周安期曰仲尼之門從未有半夜入室而談者然克復之義一貫之指囑付無多子貢到底説不可聞一事夫子到底説吾無隱乎爾會它語意歸宿一路只云知我其天此間受者不易承當傳者亦難交付得無略略逗漏乎某云天字是聖賢常談夫子兩度引着子貢何言莫知語下分明豈有推托玄虛之理然如何言之説行

生莫知之説學達皆未嘗到無聲無臭地位依稀指點已得路頭正不知回言終日退省其私可是兩股言話而已與蓮默然某云此處已難言論請俟異日别證所聞

榕壇問業卷七